退齋筆錄

卻掃編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退齋筆錄

侯延慶撰

本館據歷代小史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四

退齋筆錄

宋侯延慶撰

建炎二年戊申楊淵守吉州是年車駕駐蹕維揚江南藩鎮日擾人深入淵時修城得銅鐘於城隅有文云唐京兆李愛子墓註唐興元初仲春中巳日吾李愛子役築於廬陵殤于西壘之顛吾時司天文昭政命令晦朔康定之始未敢塋於他山就瘞於西壘之坂吾卜茲土後當大德五九之間世衰道敗漸梁相繼喪亂之時章貢康昌之日復工是壘吾亦復出是邦東平鳩工決使吾愛子之骨得同河伯聽命于水府京兆逸翁深甫記淵方具版築未成明年金人犯維揚車駕幸浙冬金人遂渡江分兩路一把明越車

駕登海舟駐永嘉一犯洪吉太毋保章貢淵失守既經兵火不知鐘所在癸丑呂源來守下車即修城不數月壁壘皆立東平鳩工之言亦驗云（銅鐘文銘得之劉閎）

元豐中王荊公乞罷機政寓於劉沆相宅幾兩月神宗未許其去沆之子珫嘗謁公坐間聞公云化成任處在近可令呼來化成者工課命老儈也少頃化成至公作一課更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相公看命今仕至宰相更復何問公微作色曰安石問命又不待做官但力乞去上未許只看易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帳然歎服去意遂決（珫之子閎云）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地出令斬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確奏知

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來嘗殺士人臣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即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呂源云

蔡確之子懋宣和末爲同知樞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確南遷時事云蘇軾有章救先臣確臣家嘗傳錄曰袖出章進上皇云蘇軾無此章軾在哲宗朝所上章哲宗以一旋風冊子手自錄次今在宮中無此章也懋悵然而退蓋望之云

却掃編

徐度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津逮
祕書及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
津逮本在前故據以影印並錄
學津本所載徐度自序邵康跋
及四庫提要於後

卻掃編卷上

宋 睢陽 徐度 敬立 撰

明 古虞 毛晉 子晉 訂

漢初因秦官置丞相太尉武帝罷太尉不置久之置大司馬而以爲大將軍之冠成帝復罷丞相御史大夫而取周官六卿司徒司空之名配大司馬以備三公而咸加大稱後漢建武二十七年復改大司馬爲太尉而司徒司空並去大字

自後歷代因之政和中始盡遵周官置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而以太尉爲武官禮秩同二府大略如昔之宣徽使而不以授文臣而必以冠節度使爲異耳

唐開元中始聚書集賢院置學士直學士直院總之又置大學士以寵宰相自是不廢其後又置弘文館亦以宰相爲大學士本朝避宣祖諱易爲昭文然必次相遷首相始得之其後惟王章

惠隨龐莊敏籍韓獻肅絳皆初拜直除昭文故王岐公行獻肅制詞有曰度越往制何愛隆名之私者蓋謂是也

文臣簽書樞密院始於石元懿初稱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竟以本院學士而簽書院事而已至張公齊賢王公沔皆直以諫議大夫爲之不復帶學士自是不復除至熙寧八年曾公孝寬始復自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樞密都承

旨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而不遷官不賜毬文帶未幾以憂去位至服闋乃以端明殿學士判司農寺元祐三年趙公瞻自中散大夫戶部侍郎六年王公巖叟自左朝奉郎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七年劉公奉世自左朝請大夫寶文閣待制權戶部尚書皆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遷官趙公明年乃遷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劉二公至罷皆除端明殿學

士是四公於從班中資品尚淺而躐遷執政故有是命蓋不盡以執政之禮畀之而必帶樞密直學士者正用石元懿故事也紹聖以還又復除淵聖受禪之初亟擢宮僚耿南仲爲執政而西府適無闕員故復自徽猷閣直學士太子詹事拜簽書未幾復欲命一執政使虜而在位者皆不可遣遽以兵部尚書路公允迪爲簽書而行先是樞密直學士已廢不置改爲述古殿直

學士故二公皆超拜參政殿學士雖簽書帶職猶用故事而非本意矣自是遂相踵成例凡簽書者必帶端明參政之職至六曹尚書翰林學士皆執政之亞徑遷同知可也然初拜亦必爲簽書而帶學士職疑非是

武臣簽書樞密院始於楊守一端拱元年自內客省使宣徽北院使爲之二年張遜自鹽鐵使亦以宣徽北院使爲之景德三年韓崇訓自樞密

都承旨四方館使以檢校太傅爲之同時馬正惠公知節自樞密都承旨東上閤門使以檢校太保爲之天禧三年曹武穆公瑋自華州觀察使鄜延副總管以宣徽北院使爲之明道二年王武恭公德用自步軍副指揮使福州觀察使以檢校太保爲之治平三年郭宣徽逵自殿前都虞候容州觀察使以檢校太保爲之建炎三年王淵自樞德軍節度使御營都統制直以節

度使爲之

童貫之始入樞府也官已爲開府儀同三司而但以爲權簽書樞密院河西北面房公事頃之乃進稱權領益以謂所掌止邊防一事且姑使爲之而已又數月乃正稱領樞密院事自是不復改其後蔡攸以少師居樞府亦稱領鄭太宰居中以故相居樞府亦稱領宣和間凡官品已高而下行職事者皆稱領如蔡行以保和殿大學

士領殿中省高俅以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司王革以保和殿大學士領開封尹之類是也靖康間何丞相栗以資政殿學士李丞相綱以資政殿大學士皆領開封府職事而別置尹初貫之不稱知而稱領者非尊之也蓋猶難使之正居執政之位故創此名然鄧樞密洵武以少保知院而實居其下慶曆間呂許公以首相兼判樞密院事論者以爲判名太重未幾改兼樞密

使元豐官制廢樞密使不置則知院爲長官今領居知上則判院之任也按漢制有領尚書有平尚書領尚書則將軍大司馬特進爲之平尚書則光祿大夫諫大夫之徒皆得爲之則領之爲重也久矣

宇文樞密虛中自資政殿大學士以本職簽書樞密院事自陳職名太高於是除去大稱而直以學士爲之

國朝中書宰相參知政事多不過五員兩相則三參三相則兩參咸平中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三相也王文正王文穆兩參也景祐間呂文靖王文正曾兩相也宋宣獻綬蔡文忠齊盛文肅度三參也至和中文潞公劉丞相沆富文忠三相也王文安堯臣程康穆戡兩參也熙寧中曾魯公陳秀公升之兩相也王荊公韓康公唐質肅三參也

父子秉政國初至靖康元年凡十二家王惠獻（化基參知政事）子安簡（舉正參知政事）呂文靖（宰相）子惠穆（公弼樞密使）正獻（公著宰相）石元懿（樞密使）子文定（中立參知政事）陳給事（忱參知政事）子恭公（宰相）韓忠獻（億參知政事）子獻肅（絳宰相）持國（門下侍郎）莊敏（縝宰相）范文正（參知政事）子忠宣（宰相）彝叟（尚書右丞）曹武惠（彬樞密使）子武穆（瑋樞密副使）蔡丞相（確）子懋（尚書左丞）蔡太師（宰相）子攸（領樞密院事）韓忠獻（宰相）子儀公（宰相）曾宣靖（宰相）子令綽（簽書樞密院）王侍郎（博文同知

樞密院子忠簡疇樞密副使呂文靖之老也以司徒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每有軍國大事與中書門下樞密院同議以聞正獻之老也復以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曾令綽之爲簽書宣靖猶康寧遂就養東府士林尤以二家爲盛事

兄弟秉政國初至政和凡七家陳文忠堯叟樞密使弟文惠堯佐宰相三韓已見二呂已見二范已見吳正肅育參知政事弟正憲元宰相蔡太師弟元度卞知樞密院鄧觀文

洵仁尚書右丞弟少保洵武知樞密院

祖孫秉政國初至紹興凡四家梁丞相適孫才甫子美中書侍郎呂正獻孫舜徒好問尚書右丞富文忠孫季申直柔同知樞密韓儀公孫似夫肖胄簽書樞密

叔姪秉政國初至大觀凡三家呂文穆蒙正宰相姪文靖已見胡文恭宿姪宗愈尚書右丞林文節希同知樞密姪攄中書侍郎

初置觀文殿大學士也詔自今非嘗歷宰相不除

著爲令宣和七年先公自北門召爲上清寶籙宮使忽有此授方引故事退避會北鄙之警有詔復留明年京師解嚴復召爲中書侍郎遂拜相時前告猶寄北京左藏庫淵聖遣中使取以賜先公先公復力辭曰臣今忝備宰輔於此告受與不受未有損益然所以終不敢當者蓋以除授之日猶未經歷其於彝制終有所妨重失此名於天下也儻聽臣言使中外聞之知朝廷

於祖宗法度無有大小率循惟謹顧不美乎上終不許先公不得已受之謝表略曰知章兩命之兼榮足爲盛事張說大稱之獲免有愧前修蓋謂是也

唐以宰相兼太清宮使本朝祥符間亦以首相領玉清昭應宮使又置景靈宮會靈祥源觀使以次相及樞密使次第領之執政爲副使侍從爲判官天聖初昭應宮災始罷輔臣宮觀等使名

政和中詔天下咸建神霄玉清萬壽宮復置使宰相使相領之執政爲副使侍從爲判官判官惟盛章嘗以開封尹領之它未嘗命而天下郡守皆兼管句通判兼同管句雖前二府領州亦如之蓋欲重其事也

輔臣既罷領宮觀使其後惟以使相節度宣徽使爲之無所職掌奉朝請而已熙寧間又有以使居外者王荆公以使相領集禧觀使居金陵張

文定公以宣徽南院使領西太一宮使居睢陽之類皆優禮也元祐間梁左丞燾罷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特創同醴泉觀使之名以命之梁公言故事無以學士領宮觀使者且同使之名前所未有力辭不受然自是前二府往往以學士直爲宮觀使而同使之名不復除矣

故事非宰相不爲僕射雖樞密使必嘗歷宰相乃得之天禧三年南郊親祠禮畢輔臣咸進官時

丁晉公以吏部尚書參政事當遷乃以撿校太尉兼本官爲樞密使而端揆之尊不可得也神宗卽位覃恩時王懿恪拱辰以端明龍圖兩學士吏部尚書留守北京當遷乃以爲太子少保而兩學士如故官制行僕射爲特進崇寧間許沖元太尉始以中書侍郎爲之其後踵之鄭太宰鄤少保皆以知樞密院爲之薛肇明以門下侍郎爲之靖康初復祖宗法度時薛獨存因改

授金紫光祿大夫

王鉷言周世宗既定三關遇疾而還至澶淵遲留不行雖宰輔近臣問疾者皆莫得見中外恟懼時張永德爲澶州節度使永德尚周太祖之女以親故獨得至臥内於是群臣因永德言曰天下未定根本空虛四方諸侯惟幸京師之有變今澶州相去甚邇不速歸以安人情顧憚朝夕之勞而遲回於此如有不可諱奈宗廟何永德

然之承間爲世宗言如群臣旨世宗問曰誰使汝爲此言永德對羣臣之意皆願如此世宗熟視久之歎曰吾固知汝必爲人所教獨不愉吾意哉然吾觀汝之窮薄惡足當此卽日趣駕歸京師嗚呼天命方有所屬固非人謀之所能間也

五代之亂天下無復學校皇朝受命方削平四方故於庠序之事亦未暇及宋城冨人曹誠者獨

首捐私錢建書院城中前廟後堂旁列齋舍凡百餘區既成邀楚丘戚先生主之先生名同文生唐天祐中歷五代入本朝皆不仕以文學行義爲學者師及是四方之士爭趨之曹氏益復買田市書以待來者先生乃制爲學規凡課試講肄勸督懲賞莫不有法寧親歸沐與親戚還往莫不有時而皆曲盡人情故士尤樂從焉由此書院日以寖盛事聞京師有詔賜名應天府

書院先生沒門人私謚爲正素先生其子綸復以儒學顯歷事太宗眞宗兩朝官至樞密直學士先生之規後傳于時及建太學詔取以參定學制予幼時猶及見之書院卽今之國子監也唐節度使初皆領一道故以本道爲名若河西河南劒南關內之類是也厥後分鎭寖多所領不能盡有一道則以其地爲名若安西朔方渭北隴右之類是也又有合數州以爲名者若魏博

淄青澤潞徐泗之類是也或因其有功則錫軍號以旌之若振武鎮國天雄定難之類不可悉數由五代以還至于國朝所錫益多凡曰節鎮皆曰某軍某軍而孟州曰河陽三城襄陽府曰山南東道太原府曰河東鳳翔府曰鳳翔揚州曰淮南江陵府曰荆南成都府曰劒南西川潼川府曰劒南東川興元府曰山南西道總九州府獨因舊以爲名亦出於偶然本不以地望有

所輕重然凡建節者反以是數州爲重非親主尊屬與勳望重臣莫或得之故韓魏公以司徒領淮南曾魯公以司空領河陽三城文潞公以太師領河東皆以爲重也

唐之方鎭得專制一方甲兵錢穀生殺予奪皆屬焉權任之重自宰相之外它官蓋無與比故其始拜也降麻告廷與宰相同而賜節鑄印之禮又爲特異誠以其任重故寵之本朝既削方鎭

之權節度使不必赴鎮但爲武官之秩間以寵文臣之勳舊內則爲宮觀使外則別領州府而已至宗室戚里又止於奉朝請無復職掌而告廷賜節鑄印之禮猶踵故事至于今循之不革諸路經略安撫使雖非唐方鎮之比然亦大將之任也而命之與列郡守臣略等間命宣撫使蓋古之元帥也直以勑授尤爲失之

國初節度使猶有赴治所者謂之歸鎮以爲異禮

仁宗朝夏鄭公以平章事領三城節爲西京留守以洛陽地當孔道日有將迎之勞表請歸鎭略曰凡叨建節之行頗以歸鎭爲重蓋謂是也蘇子容丞相始爲南都從事時杜正獻公方致仕居南都見蘇公大器之爲道其平生出處本末甚詳曰子異時所至亦如老夫願勉旃自愛蘇公唯唯謝之先是正獻公旣罷政出知兗州未幾請老遂以太子少師致仕復三遷爲太師而

薨享年八十其後蘇公更踐中外其先後蚤晚多與杜公相似至免相也亦出知楊州未幾請老復召爲中太一宮使請不已乃以太子少師致仕遷太保而薨享年八十有二年壽官品又略同焉又熙寧間蘇公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時梁況之左丞方以朝官通判明州之官道出錢唐蘇公一見異之留連數日待遇甚厚旣別復遣介至津亭手簡問勞且以一硯遺之曰石

硯一枚留爲異日玉堂之用梁公莫喻其意亦
姑謝而留之自爾南北不復相見亦忘前事矣
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甚急將行而
常所用硯誤墜地碎倉卒取他硯以行既至則
面授旨尚書左丞蘇某拜右僕射梁公受命退
歸玉堂方杼思命詞涉筆之際視所攜硯則頃
年錢塘蘇公所贈也因恍然大驚是夕梁公亦
有左丞之命他日會政事堂語及之蘇公一笑

而已世謂貴人多識貴人益以謂閱人多而識之然窮達壽夭則或有可知之理而能纖悉如是二事者殆不可測也

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者益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益嘗以其言驗之誠然

韓康公王荊公之拜相也王岐公爲翰林學士被召命詞旣授旨神宗因出手札示之曰已除卿參知政事矣國朝以來因命相而遂用草制學士補其處如此者甚多近歲亦時有之世謂之潤筆執政

本朝節度使雖不赴鎭然亦別降勅書宣諭本鎭軍民而爲節度使者亦自給牓本鎭謂之布政牓親王亦翰苑爲之近不復見矣

元豐官制雖以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爲三省長官然未有爲之者元祐初既召文潞公還朝以共名位已崇難所以處之者時司馬溫公已拜左相而右相韓玉汝適去位宣仁后遂欲以潞公爲右相謀之溫公公曰文某歷事累朝年踰八十且其再爲相時臣猶爲小官今顧居其上不可因請自爲右相而請以潞公爲左相宣仁復難之於是用呂許公故事以本官同平章軍國

重事且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如遇有軍國機要事即不限時並令人預參決其餘公事只委僕射以下簽書發遣其後呂申公爲右相請退甚力宣仁欲堅留之顧憐其老欲以爲攝太保同平章軍國事手札以問范忠宣忠宣以爲攝字從來止施於祠祭非所爲官稱若別更一字而使每至都堂不限時出東府執政有議事於便門過就之

若議事遲久令堂厨具食如此則事皆曲盡稱
國家尊賢優老之意矣宣仁復手札謂以呂某
德望欲使兼一保傅官務要外協人望實益勸
講然其官去保傅甚遠欲以爲行太保事如何
忠宣復對曰謹按國朝典故天禧中宰臣王旦
元是太保平章事以病乞退加太尉侍中令公
著官是光祿大夫職是右僕射若以僕射加司
空則與王旦相近於典故不遠若欲有益勸講

則平章事乃是執政自當十月一赴經筵不必帶行太保事四字矣於是始定議云

國朝宰相樞密使必以侍郎以上爲之若官舊尊則守本官官卑則躐遷侍郎官制行初相止除大中大夫崇寧後必超進數官政和以後至有徑遷特進者靖康初吳少宰敏初相自中大夫躐遷銀青光祿大夫引故事自言於是改大中大夫就職

慶曆間賈文元爲昭文相陳恭公爲集賢相會久旱引東漢策免三公故事自言是時吳正肅爲參知政事與文元不協數爭議上前及此中丞高若訥以爲大臣不肅故雨不時若而文元亦自請故與正肅偕罷而恭公進位昭文猶申前請乃降授給事中而輔政如故二參宋元憲自給事中降諫議丁文簡自工部侍郎降中書舍人數月而復云

國朝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必以諫議大夫爲之權御史中丞亦然熙寧中始有本官帶待制權中丞者官制後初拜執政遷中大夫而中丞不復遷官矣

祖宗時侍從官或被寄任往往優進職名不復計資望之淺深慶曆中歐陽文忠公爲知制誥纔數月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即拜龍圖閣直學士其有既命而以事不行者則隨亦改授他職紹

聖間猶如此彭器資尚書自權吏部尚書授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辭行乃改待制知江州權尚書補外正合得待制故也

按歐陽文忠公慶曆制草序曰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天子難喻之意而還詰命於三代之文又劉原甫侍讀墓誌稱其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徽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爲之立

馬却坐一揮九制凡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由是言之則是除目既下必用是日草詞且不得從容下直而爲之也元祐初林子中樞密除中書舍人言者論其非因及張邃明中書曰昨日聞主者督撰希告詞甚急意璟之爲謀欲希早受命成其姦黨也則命詞之限當元祐時已不得如前者之迫矣翟公巽資政居政和間詞命獨爲一時之冠然文思遲澀尤惡人趣之

有趣之者輒默誌其旁凡一趣則故遲一日有遷延至旬餘者其後人稍聞之莫敢復趣矣

帝者之女謂之公主蓋因漢氏之舊歷代循焉未之有改也政和間始采周之王姬之稱而改公主曰帝姬郡主曰宗姬縣主曰族姬議者謂姬蓋周姓猶齊女曰齊姜宋女曰宋子皆因其姓而繫之國不曰周姬而曰王姬者蓋別於同姓諸侯魯姬衛姬耳國家趙氏乃當曰帝趙不得

曰帝姬若以姬爲婦人之美稱則尤不可漢書高五王傳諸姬生趙幽王友顏師古注曰諸姬惣言衆妾之稱又非所以稱帝女也命婦封號亦政和間所改始因夫人之名而凡謂之人獨孺人者本稱婦人之名其它則見於書傳者皆通謂男子至碩人俣俣執轡如組有力如虎又非所以爲婦人之號也小君之稱稽據甚明設欲多其等級者莫若采魏晉間鄉君亭君之目

而增之則猶爲有據也公主之號建炎初已復之予在司封欲援此爲例并復命婦封號而或者以謂非事之急故止

舊制諫議大夫積十一轉而至僕射二府乃七轉及官制行大中大夫七轉至特進而不分庶官與二府元祐中始令正議光祿銀青光祿金紫光祿大夫並置左右分爲二資於是復十一轉而至特進紹聖以後因之不改政和中增置通

奉正奉宣奉三階而罷分左右止十轉至特進
而庶官二府並循此制蓋祖宗以來二府不磨
勘故每優遷紹興新書乃并二府有磨勘法然
亦未嘗舉行也
石林公言吳中俚語若等人易得久瞋人易得醜
雖鄙亦甚有理
祖宗時凡官僕射及使相以上領州府則稱判元
符末章僕射罷相以特進守越州止稱知蓋謫

也宣和中余太宰深以少傅節度使守福州復稱知靖康初白太宰時中守壽春府李太宰邦彥守鄧州始復故事稱判建炎中呂僕射頤浩以使相守池守潭守臨安皆稱知趙丞相鼎官本特進再罷相初以節度使守紹興後改本官守泉皆稱知近歲孟郡王忠厚以使相守鎮江亦稱知後改婺州會高開府世則亦守温州稱判而孟亦改判婺州云

國朝翰林學士多以知制誥久次而稱以職聞者爲之劉原甫居外制最久既譽望高一時故士論咸以爲宜充此選而劉亦雅自負以爲當得之然久梡不得進逮出典兩郡還朝復居舊職且十年矣終不用久之復請外補於是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頗怏怏不自得一日顧官屬曰諸君聞殿前揮使指郝質乎已拜翰林學士矣或以爲疑者徐笑曰以今日之事準之固

當如此耳

國朝之制食邑滿萬戶乃封國公惟見任宰相與官爲三公者則通計實封滿萬便封國公杜正獻公既致仕因郊祀當加恩而食邑未滿萬戶特詔封祁國公蓋異禮也其後遺表有曰非萬戶而忝賜履之封自三少而席司成之重蓋謂是云

楊文公億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

啓事謝先達時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時稱之

故事臣僚封贈母祖母不問生沒並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間待制劉安上建言太者事生之尊稱也封母而別之所以致別於其婦既沒並祭於夫若加之尊稱則是以尊臨其夫也以尊臨夫於名義疑若未正自是始詔命婦追封

並除去太字逮紹興新書復仍舊制晏尚書敦復領吏部援劉待制之言申明且引漢文帝紀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徵捕注謂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仍得稱太夫人蓋此義也於是追封始不復稱太云按帝者之祖母稱太皇太后既升祔皆止稱皇后正此比也

舊制執政以上始服毬文帶佩魚侍從之臣止服

遇仙帶世謂之橫金元豐官制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並服遇仙帶佩魚故東坡謝翰林學士表曰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葢謂是也然武臣節度使班翰林學士上六曹尚書下至今止橫金迨拜太尉則毬文佩魚葢恩禮視執政故也

元豐官制侍從官給事中以上乃服金帶中書舍人以下皂帶佩魚與庶官等大觀間始詔中書

舍人諫議大夫待制皆許服紅鞓犀帶佩魚建炎間復置權六曹侍郎亦如之

舊制借服不佩魚故繫銜止稱借紫借緋政和中王詔延康始建請借服皆佩魚如賜者從之然差勅止仍舊云可特差某職任仍借緋或借紫而已而其後繫銜者多自稱借紫金魚袋若借緋魚袋然終無所據也

凡知州軍通判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二京赤縣

皆借緋知州提點刑獄自服緋者仍借紫轉運使副知節鎮州雖不服緋亦借紫謂之隔借自節鎮轉運副使改授刻郡亦借紫謂之帶借中間嘗歷他官則不

舊制凡特賜緋章服皆服塗金寶鞓帶三日職事官唯侍御史初除則例賜緋餘非特恩未有賜者

本朝封爵徒為虛名戶累數萬雖號實封者亦初

無其實故有司亦不甚以爲輕重若非自請則文臣例封文安武臣例封武功宗室例封天水名號重複不可稽考予以爲雖異於古之裂地而封者然馭貴之意則均也謂宜略依古制非有功不封已封之縣不再以封則庶幾其稍重矣故事文臣官至卿監官武臣官至橫行而勳加至上柱國乃加封邑其後罷勳官而寄祿纔至奉直大夫橫行以上便加封邑則宜其衆也

集賢院學士初無班品與諸直館頗同然自執政侍從皆通爲之如吳正肅公育自資政殿大學士改授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劉原父自翰林侍讀學士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皆以職閑無事故也其後李周自權侍郎罷除集賢院學士始有旨曾任六曹侍郎者立班在大中大夫之上奏薦班列並同待制紹聖元年又詔曾任權侍郎以上者立班雜壓

封贈在中散大夫之上其餘恩數儀制並依中散大夫餘人立班雜壓在中散大夫之下蔭補依朝議大夫官高者從本條二年罷館職易爲集賢殿修撰政和中改集賢殿爲右文今右文殿修撰是也

許少伊右丞宣和間初除監察御史夜夢綠衣而持雙玉者隨其後未幾劉希范資政珏繼有是除靖康初爲太常少卿夜夢緋衣而持雙玉者

隨其後未幾劉亦繼爲奉常時劉以淵聖登極恩初易章服也

舊制宰相官僕射以上勑尾不書姓蓋用唐故事也元豐官制僕射爲宰相故不計寄祿官之高下皆不書姓云

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於擇壻與辟客蓋趙忝政昌言之壻爲王文正旦王文正之壻爲韓忠憲億呂惠穆公溥呂惠穆之壻爲韓文定忠

彥李侍郎虛已之壻爲晏元獻殊晏元獻之壻爲富文忠鄭楊尚書察富文忠之壻爲馮宣徽京陳康肅堯咨之壻爲賈文元昌朝曾宣靖公亮王文正曾守鄆辟龐莊敏籍爲通判龐莊敏守并辟司馬溫公爲通判范文正公爲陝西招討使辟田樞密況孫威敏沔並爲判官歐陽文忠公爲掌書記歐陽公辭不就復請張文定公方平亦辭富文忠公守并請韓黃門維爲屬王

文安公堯臣安撫陝西辟蔡樞密挺自隨如此之類甚多不可悉數皆拔於稠人之中而其故居位風節往往相似前代所不及也

童貫旣敗籍其家貲得劑成理中丸幾千斤它物稱是此與胡椒八百斛者亦何異邪

舊制進士登科人初官多授試秘書省校書郎故至今新擢第人猶稱祕校祖宗朝進士上三名皆授將作監丞通判故至今猶稱狀元爲監丞

唐東都有尚書省留守兼判其餘百司略如京師居其官者謂之分司大抵皆閑秩故當時有詩云猶被妻孥敎漸退莫求致仕且分司是也

本朝三京雖置御史臺國子監執政侍從庶官迭居之職事甚簡御史臺則行香拜表日押班國子監則出納錢糧而已故未置宮觀時士大夫多自請以爲休息之地官制行後士大夫猶有自請分司者近歲唯責降而已然不必居本京

蓋無供職之所故也

舊制文臣丁憂起復必先授武官蓋用墨縗從戎之義示不得已也故富鄭公以宰相丁憂起復初授冠軍大將軍餘官多授雲麾將軍近歲起復者直授故官

國朝創立諸閣以藏祖宗御製每閣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謂之侍從官然學士直學士例以閣名爲官稱惟天章難以爲稱初置時嘗以王贍

爲直學士其後不復有止除待制而已初諸閣唯龍圖有直閣館職之久次與帥臣監司之有勤勞者乃得之然初無班級也其後諸閣例置始編入雜壓與諸修撰通謂之貼職爲之者衆矣

范文正公爲陝西招討使也以邊兵訓練不精益無專任其責者又部署鈐轄等權任相亞莫相統一故每有事宜職卑者付以懦兵逼逐先出

位高者各據精兵逗遛不進是以屢致挫敗於是首分鄜延路兵以爲六將將各三千餘人選路分都監及駐泊都監等六人各監教一將兵馬又選使臣指揮使十二人分隸六將專掌教閱每指揮選少壯勇健者二十五人先教之以弓弩短兵俟其技精則補爲教頭每人却俾分教十人以次相授一季之後盡成精兵遇有寇警少則路分都監將所部先出多則鈐轄都署

領兩將或三將以出更出迭入約束既定總領不貳勞逸又均人樂爲用邊備寖修寇不敢犯矣其後諸路皆用此制熙寧將法蓋本范公之遺意也

唐之政令雖出於中書門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別號曰政事堂猶今之都堂也故號令四方其所下書曰堂帖國初猶因此制趙韓王在中書權任頗專故當時以謂堂帖勢力重於勑命尋有

詔禁止其後中書指揮事凡不降勅者曰劄子猶堂帖也至道中馮侍中拯以左正言與太常博士彭惟節並通判廣州拯位本在惟節之上及覃恩遷員外郎時寇萊公爲參知政事知印以拯爲虞部惟節爲屯田其後廣州又奏仍使馮公繫銜惟節之上中書降劄子處分升惟節於上仍特免勘罪至是拯封中書劄子奏呈且論除授不當并訴免勘之事太宗大怒曰拯既

無過非理遭降資免勘雖萬里之外爭肯不披訴也且前代中書有堂帖指揮公事乃是權臣假此名以威福天下太祖已令削去因何却置劄子劄子與堂帖乃大同小異耳張洎對曰劄子是中書行遣小事文字猶京百司有符牒關刺與此相似別無公式文字可指揮常事帝曰自今但干近上公事須降勅處分其合用劄子亦當奏裁方可行遣至元豐官制行始復詔尚

書省已被旨事許用劄子自後相承不廢至今用之體既簡易給降不難每除一官逮其受命至有降四五劄子者蓋初畫旨而未給告先以劄子命之謂之信劄既辭免而不允或允又降一劄又或不俟受告而俾先次供職又降一劄既命其人又必俾其官司知之則又降一劄謂之照劄皆宰執親押欲朝廷之務簡難矣然予觀近代公卿文集中凡辭免上章止云准東上

閤門告報則是猶未有信劄也今諸路帥司指揮所部亦用劄子其體與朝廷略同然下之言上其非狀者亦曰劄子名同而實異不知其義何也

國朝之制凡降勑處分事皆有詞其體與詔書相類知制誥行皆用四六文字元豐官制行罷之富韓公之薨也訃聞神宗對輔臣甚悼惜之且曰富某平生強項今死矣誌其墓者亦必一強項

之人也卿等試揣之已而自曰方今強項者莫如韓維必維爲之矣時持國方知汝州而其弟玉汝丞相以同知樞密院預奏事具聞此語汗流浹背於是亟遣介走報持國於汝州曰雖其家以是相囑愼勿許之不然且獲罪先是書未到富氏果以墓誌事囑持國既諾之矣乃復書曰吾平生受富公厚恩常恨未有以報今其家見託義無以辭且業已許之不可食言雖因此

獲罪所甘心也卒爲之初持國年幾四十猶未出仕會富公鎭并門以帥幙辟之遂起其相知如此

國朝故事文臣必帶直學士職乃服金帶熙寧中薛師正樞密方以商利被眷自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始特膺是賜未幾韓莊敏丞相以龍圖閣待制爲樞密都承旨繼得之政和宣和之間至有以庶官被賜者紛紛甚多不可殫紀名器

之濫於是爲極云

傳獻簡公在英宗朝以諫官與呂獻可諸公論濮園稱號事甚切章凡十餘上未止會出使契丹既還而諸公皆已坐異議謫去而公獨遷侍御史知雜事公固辭曰臣今不獨不能與建議者同列於朝至如苟隨妄計者臣且不忍張目視之況與之同臺共職哉於是出知和州後數年丁憂服闋至京府時王荆公用事素善公謂公

曰方今紛紛俟公來久矣方議以待制知諫院還公公謝曰新法世不以爲便誠如是當力論之平生未嘗欺敢以告荆公大怒乃以爲直昭文館判流內銓未幾補外再閱歲凡六徙困於道塗知不爲時所容遂自請提舉西京崇福宮未幾復坐事奪官稍復監黎陽倉公日視事必親不以嘗清顯自待雖家人不見其憂慍色任滿管勾中嶽廟築室濟源盤谷蒔竹木游詠其

間一時名士爲之賦詩者甚多許洛舊老與之往來悠然自適若將終身者再任管勾崇福宮元祐初還朝益不苟合久之乃自吏部尚書遷中書侍郎凡二年薨于位

皇祐初胡文恭公宿爲知制誥封還楊懷敏復除內侍副都知詞頭不草翊日上謂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潞公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富弼亦曾封還詞頭上意乃解

而改命舍人草制已而臺諫亦論其非其命遂寢而舍人封還詞頭者自爾相繼蓋起於富成於胡也

左右史雖日侍上側然未嘗接語欲有所論必奏請得旨乃可元豐中王右丞安禮權修起居注始有詔許直前奏事左右史許直前奏事蓋自此始

蘇黃門子由熙寧二年以前大名府推官上書論

事神宗覽而悅之卽日召對便殿訪問久之面擢爲條例司屬官故事選人未得上殿者自此遂爲故事云

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情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云

進士以累舉推恩特召廷試已而唱名次第賜進

士或同學寃出身或試監主簿諸州文學長史四門助教攝諸州助教謂之特奏名自景德二年始是歲進士第一人李文定丞相也其後亦有補三班借職者逐時不同然試而不中選罷歸職也顧憐其老而無成而遂捐一官與之此蓋國朝忠厚之政也故事進士唱名宰執從官侍立左右有子弟與選者唱名之次必降階稱謝搢紳間頗以爲榮事建炎初車駕在揚州會

放進士時楊中立龍圖以侍讀侍立而其子遹以特奏名預唱名中立亦降階稱謝時遹之年已五十餘中立七十餘矣前此所無也

卻掃編卷上　終

卻掃編卷中

國朝以來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議之不然猶使各條具利害所以盡人謀而通下情也熙寧初議貢舉北郊猶如此後厭其多異同不復講及司馬溫公爲相欲增損貢舉之法復將使百官議因自建經明行修使朝官保任之法欲并議之草具將上先與范丞相謀范公曰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泣衆之

義若已陳此書而衆人不隨則虛勞思慮而失宰相體若衆人皆隨則相君自謂莫已若矣然後諂子得志于其間而衆人默而退媚者既多使人或自信如莫已若矣前車可鑒也不若清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不可者更俟衆賢議之如此則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而責議者矣若先漏此書之意則諂者更能增飾利害迎于公之前矣温公不聽卒白而行之范氏家集載此書

甚詳

故事宰輔領州而中使以事經縣必傳宣撫問宣和間先公守南都地當東南水陸之衝使傳絡繹不絕一歲中撫問者至十數故嘗有謝表曰天闕夢回必有感恩之淚日邊人至常聞念舊之言後因生日府掾張矩臣獻詩曰幾回天闕夢十走日邊人蓋用表語也矩臣退傳家好學喜爲詩先公爲相時欲稍薦用之已卒矣

舊制凡掌外制必試而後命非有盛名如楊文公歐陽文忠蘇端明未嘗輒免故世尤以不試爲重然故事苟嘗兼攝雖僅草一制亦復免試渡江後從班多不備官故外制多兼攝者及後爲眞皆循例得免近歲有偶未兼攝而徑除者又特降旨免試焉

國朝宰相執政既罷政事雖居藩府恩典皆殺政和中始置宣和殿大學士以蔡攸爲之俸賜禮

秩悉視見任二府其後踵之者其弟脩其子行而孟昌齡王革高伸亦繼爲之然皆領宮觀使或開封府殿中省職事未嘗居外及革出鎮大名仍舊職以行而恩典悉如在京師其後蔡靖以資政殿學士知燕山府久之亦進是職再任恩數加之雖前宰相亦莫及矣

先友崔陟字浚明年未二十舉進士待試京師一夕夢人告曰汝父攘羊恐不復見汝登科矣及

寤意大惡之既果被黜還家見有羊毛積後垣下問何自得之其父曰昨有羊突入吾舍者吾既烹而食之矣陟因大驚而不敢言所夢未幾其父卒後數年乃登第後坐元符末上書論時事編入黨籍仕宦連蹇不進先公領裕民局辟爲檢討官未幾局罷後以宿州通判終

宗室士暕字明發少好學喜爲文多技藝嘗畫韓退之皇甫持正訪李長吉事爲高軒過圖極蕭

灑一時名士皆爲賦之又嘗學書于米元章予嘗見所藏元章一帖曰草不可妄學黃庭堅鍾離景伯可以爲戒而魯直集中有答僧書云米元章書公自鑒其如何不必同蘇翰林玄論也乃知二公論書素不相可如此

程嗣眞字儒臣文簡公之子也少喜學書自謂獨得古人用筆之妙嘗評近代能書者曰蘇才翁書筆勢遲怯吳越人無識頗學之自余爲辨之

後此間人亦知非也蔡君謨但能模學前人點畫及能草字而已周子發書妙出前輩至於草書殊未得自悟之意古人自悟者惟張旭與余而已錢塘關氏蓄其書數卷信爲高古今世不復見矣

張友正字義祖退傅鄧公之子自少學書常居一小閣上杜門不治他事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自名神宗嘗評其草書爲本朝第一予頃在館

中與其族孫巨山同舍嘗出所藏義祖家書數卷每幅不過數十字便了詞語皆如晉宋間人蓋閱古書之久不自知其然也

杜岐公旣致仕還家年已七十始學草書卽工余嘗于其孫鼎家見一帖論草書曰草書之法當使意在筆先筆絕意在爲佳耳筆勢縱逸有如飛動紙尾書時年七十八字又見有少時所節史記一編字如蠅頭字字端楷首尾如一又極

詳備如禹本紀九州所貢名品略具蘇子瞻作
李氏山房記言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
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
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正此類邪
蘇丞相子容留守南都劉丞相莘老簽書判官事
時年尚少蘇公大器愛之元祐中劉公爲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蘇公爲尚書左丞同秉政嘗因
祠事各居本省致齋劉公有夜直中書省寄左

丞子容公詩曰膺門蚤歲預登龍儉幙中間託下風敢謂彈冠煩貢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論文青眼今猶在報國丹心老更同夜直沉逖坐東省齋居清絕望南宮蘇公和曰五年班綴望夔龍曾託幷幪庇雨風末路自憐黃髮老蚤時曾識黑頭公升沉不改交情見出處雖殊趣舍同謾扣蕪音答高唱終慚下管應清宮蘇門下子由時爲右丞亦和曰雷雨年年起臥龍穆然臺

閤有清風一時畫諾雖云舊晚歲吁俞本自公松竹經寒俱不改鹽梅共鼎固非同新詩和徧東西府律呂更成十二宮時朝廷和此詩者甚衆往往見於名士文集中

神宗患本朝國史之繁嘗欲重修五朝正史通爲一書命曾子固專領其事且詔自擇屬官曾以彭城陳師道應詔朝廷以布衣難之未幾撰太祖皇帝總敘一篇以進請繫之太祖本紀篇末

以爲國史書首其說以爲大祖大度豁如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而漢祖所不及者其事有十因具論之累二千餘言神宗覽之不悅曰爲史但當實錄以示後世亦何必區區與先代帝王較優劣乎且一篇之贊已如許之多成書將復幾何於是書竟不果成

祖宗時諸路帥司皆有走馬承受公事二員一使臣一官者屬官也每季得奏事京師軍旅之外

他無所預徽宗朝易名廉訪使者仍俾與監司序官凡耳目所及皆以聞於是與帥臣抗禮而脅制州縣無所不至于時頗患苦之宣和中先公守北門有王褒者宦官也來爲廉訪使者在輩流中每以公廉自喜且言素仰先公之名德極相親事會入奏回傳宣撫問畢因言比具以公治行奏聞上意甚悅行召還矣先公退語諸子意甚恥之故謝表有曰老若李廣久自安於

外鎮才非蕭傳敢雅意於本朝長兄惇義之文益具著先公之意也唐書李鄘傳爲淮南節度使先是吐突承璀爲監軍貴寵甚鄘以剛嚴治相禮憚稍厚善承璀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鄘不喜由宦倖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改

戶部
尚書

方王氏之學盛時士大夫讀書求義理率務新奇然用意太過往往反失於鑿有稱老杜禹廟詩最工者或問之對曰空庭垂橘柚謂厥包橘柚

錫貢也古屋畫龍蛇謂驅龍蛇而放之菹也此皆著禹之功也得不謂之工乎

崇寧初蔡太師持紹述之說爲相既悉取元祐廷臣及元符末上書論新法之人指爲謗訕而投竄之又籍其名氏刻之於石謂之黨籍碑且將世世錮其子孫其後再相也亦自知其太甚而未有以爲說葉左丞爲祠部郎從容謂之曰夢得聞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舉籍上書之人

名氏刻之千石以昭示來世恐非所以彰先帝之盛德也蔡大感寤其後黨禁稍弛而碑竟仆焉胡尚書直孺聞之歎曰此人宜在君側

祖宗時有官人在官應進士舉謂之鎖廳者謂鎖其廳事而出而後世因以有官人登第謂之鎖中甚無義理

漢書食貨志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日

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注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言顧手牢如淳曰盆鬻鹽盆也鬻古煮字今煎鹽之器謂之盤以鐵爲之廣袤數丈意盆之遺制也今鹽場所用皆元豐間所爲製作甚精非官不能辦然亦有編竹爲之而泥其中者烈火然其下而不焚物理有不可解至如此

韓忠獻公罷相初授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軍

節度使公引故事以爲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授兩鎮臣若踰越常制是開邊臣希望僭忒之源神宗不從固辭至于再三乃改授淮南節度使元豐間文潞公加兩鎮亦不敢拜

陳正字無已世家彭城後生從其游者常十數人所居近城有隙地林木問則與諸生徜徉林下或愀然而歸徑登榻引被自覆呻吟久之矍然而興取筆疾書則一詩成矣因揭之壁間坐臥

哦詠有竄易至月十日乃定有終不如意者則棄去之故平生所爲至多而見於集中者纔數百篇今世所傳率多雜僞唯魏衍所編二十卷者最善

魏衍者字昌世亦彭城人從無已游最久益高弟也以學行見重于鄉里自以不能爲王氏學因不事舉業家貧甚未嘗以爲戚唯以經籍自娛爲文章操筆立成名所居之居曰曲肱軒自號

曲肱居士政和間先公守徐招寘書館俾余兄弟從其學時年五十餘矣見異書猶手自抄寫故其家雖貧而藏書亦數千卷建炎初死於亂平生所爲文今世無復存者良可歎也

魏昌世言無已平生惡人節書以爲苟能盡記不忘固善不然徒廢日力而已夜與諸生會宿忽思一事必明燭繙閱得之乃已或以爲可待旦者無已曰不然人情樂因循一放過則不復省

矣故其學甚博而精尤好經術非如唐之諸子作詩之外他無所知也

劉待制安世晚居南京客或問曰待制閑居何以遣日正色對曰君子進德修業唯日不足而可遣乎

曾尚書楙喜理性之學中年提舉淮西學事遊五祖山憑欄悅若有所得者因爲偈曰四大本空五蔭皆蘊靈臺一點常現圓明

舊制輔臣典藩監司客位下馬就廳上馬先公頃在北都時諸使者守此制甚謹每相訪將起必牽馬就廳索轎再三乃敢登轎

韓獻肅公再相其弟黃門公在翰苑當制其後曾丞相子宣拜相時其弟子開爲翰林學士當制初子開除吏部郎中子固掌外制告詞子固爲之近歲中書舍人當制而兄弟有除授多引嫌俾以次官行

新唐書初成時韓忠獻公當國以其出于兩人文體不一恐惑後世遂建請詔歐陽文忠公別加刪潤以一之公固辭獨請各出名從之王銍云劉義仲字壯輿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義仲世其家學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荊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

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

乾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呂餘慶薛居正並本官參知政事先是已命趙普爲相欲命居正等爲之副而難其名稱詔問翰林承旨陶穀下丞相一等者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參知機務故以命之仍令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

堂止令就宣徽使聽上事殿庭別設墩位於宰相後勑尾署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半之蓋帝意未欲居正等名位與普齊也史臣錢若水等曰按唐故事裴寂爲右僕射參知政事杜淹爲御史大夫參議朝政魏徵爲祕書監參議朝政蕭瑀爲特進參議政事劉洎爲門下侍郎參知政事劉幽求爲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然並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嘗欲用郭待舉等參知政事

既而謂崔知温曰待舉等歷任尚淺未可與卿等同稱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今穀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丞相故事爲對翻以參知政事爲下丞相一等穀失之矣議者惜之余以謂凡此官稱皆唐一切之制非有高下等級著爲定令也亦何常之有至唐中葉以後雖左右僕射不兼平章事皆不爲宰相則平章之重也

久矣故本朝因之既政事自中書門下出則平章事固中書門下之長官也御史臺自爲風憲之地今一旦以御史大夫厠於中書門下之列獨不爲紊亂乎如必用漢制者則丞相以下舉易其名可也史臣之論亦未爲允

凡帶職諸學士結銜皆在官上待制修撰乃在官下宣和間薛太尉昂罷節度使改授資政殿大學士時寄祿官已至特進故特結銜在官下其

後遂爲故事特進授學士結銜皆在下云

詩人之盛莫如唐故今唐人之詩集行於世者無慮數百家宋次道龍圖所藏最備嘗以示王介甫且俾擇其尤者公旣爲擇之因書其後曰廢日力於斯良可歎也然欲知唐人之詩者眠此足矣其後此書盛行於世唐百家詩選是也

陳黎政去非少學詩於崔鷗德符嘗請問作詩之要崔曰凡作詩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而已天

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愼不可有意於用事去非亦嘗語人言本朝詩人之詩有愼不可讀者有不可不讀者愼不可讀者梅聖俞不可不讀者陳無已也

滕龍圖達道布衣時嘗爲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尹京而滕方少年頗不羈往往潛出狹邪縱飲范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范公陽

不視以觀其所爲滕略無懾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公曰漢書也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劉丞相莘老初拜右僕射表略曰命相之難爲邦所重惟皇盛世尤愼此官君臣賡歌今百三十載勳業繼踵裁五十二人劉公拜相實元祐五年庚午距今紹興十年庚申五十年矣繼踵爲相者又二十有八人通前凡八十人焉

王荊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黃門韓公維仁宗朝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燕終日他人罕得而預時目爲嘉祐四友

呂太尉惠卿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程正叔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之爲人久矣而未識其面明旦西去必經吾門我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行道之人則曰過巳久矣而道旁多不聞者正叔歎曰夫以從者數百人馬數十

行道中而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矣其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

太僕寺摠諸馬監斥賣糞土歲入緡錢甚多常別籍之以待朝廷不時之須紹聖間宗室令鑠爲太僕卿性勤吏事檢覈出納未嘗少怠吏不能欺居數年積錢倍於常時至數十萬緡一日與其貳以職事同對哲宗問聞馬監積錢甚多其數幾何令鑠唯唯再問則對曰容契勘別具奏

聞既退其貳怪之問曰公平時鈎校簿書如此其勤今日上問奈何不以實對令鑠歎曰天子方富于春秋以區區馬監而聞積錢如此其多謂天下之富稱是吾故不對懼啓上之侈心也貳謝非所及此事先公言之

政和中杜相充以列卿使遼時新更左右僕射爲太宰少宰既至虜館伴者問南朝新定宰相官名亦有據乎杜曰曾讀周禮否虜不悅曰周禮

豈不嘗讀正以周官太宰卿一人則天官之長也小宰中大夫二人其屬耳安得相抗而爲二宰哉杜無以應及還以失言被黜

近歲使相節度使惟加檢挍封邑則降麻若除知判州府止舍人命詞領宮觀又止降勅

唐中葉以後宰相兼判度支最爲重任國朝開寶五年嘗命參知政事薛居正兼提點三司淮南江南諸路水陸轉運使呂餘慶兼提點三司荆

湖廣南諸路水陸轉運使明年薛拜相仍領轉運使事又命平章事沈義倫兼提點劒南轉運使蓋襲唐之遺制也仁宗朝司馬温公爲諫官以天下財用不足建請置總計使用輔臣領之以總天下之財紹興初孟觀文庾以參知政事兼總制戶部財用然不入衔

宣和中三公三孤皆具太師三人蔡京童貫鄭紳太傅一人王黼太保二人鄭居中蔡攸少師一

人梁師成少傅一人余深少保二人鄧洵武楊戩

景德四年詔皇姪武信軍節度使惟吉立班在鎮安軍節度使石保吉之上惟吉保吉俱帶平章事而保吉先拜眞宗令史館檢討故事准唐武德中詔宗姓宜在同品官之上從之今職制令敘位以國姓爲上雖非宗室而同姓皆居庶姓之右

余頃見史院神宗國史藁富韓公傳稱少時范仲淹一見以王佐期之蔡太師大書其旁曰仲淹之言何足道哉

宣和中王鼎爲刑部尚書年甫三十時盧樞密益爲尚書法原俱爲吏部侍郎而並多髯王嘲之曰可憐吏部兩胡盧容貌威儀總不都盧尚書應聲曰若要少年并美貌須還下部小尚書聞者以爲快

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多苟且不經惟杜正獻公家用其遠祖叔廉書儀四時之享以分至日不設倚卓唯用平面席褥不焚紙幣以子弟執事不雜以婢僕先事致齋之類頗爲近古又韓忠獻公嘗集唐御史鄭正則等七家祭儀參酌而用之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其法與杜氏大略相似而參以時宜如分至之外元日端午重九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廢以爲雖出於世俗

然孝子之心不忍違衆而忘親也其說多近人情最爲可行

張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襆帶而已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予自食某之食雖衩衣無害也

范忠宣公守許昌鄒侍郎志完爲教授嘗因宴集

吏請樂語公命鄒爲之鄒辭以爲備官師儒而爲樂語恐非所宜公深引咎謝焉自是大相知

元符中鄒以諫官論立后事由是知名然世所傳疏其辭詆訐蓋當時小人僞爲之以激怒者也其子柄後因賜對首辨此事且繳元疏副本上之詔以付史館予嘗得見之緩而不迫薰然忠厚之言也

李修撰夔丞相綱之父也政和中除守南陽迓者

至問帑廩所積幾何吏對尚可支半年夔驚曰吾聞國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今止半年何可爲哉即日上章請宮祠

趙畯字德進宋城人少治易時龔深甫易解新出世未多見畯聞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則徒步往見獨攜餅十數枚以行既至其門求見主人問以借書之事意頗以爲難而命之飯畯辭曰所爲來者欲見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其意方

許就傳因館之一室中晝夜闔戶晝夜寫錄飢則啖所攜之餅數日而畢歸書主人長揖而還先公應舉時與之同場屋其被黜之明日往唁之叩門久方膺窺其何爲則抄書如平時其勵志如此後數年始登科然迄以剛故寡所合先公初秉政薦爲勑令所刪定官方改京秩晚節益不喜仕築室南都城北杜門不交人事有園數畝畝雜植花木日居其間鄉人目之爲獨樂園然

晚復再娶年頗相懸劉待制器之戲曰豈謂獨樂園中乃有少室山人乎建炎初鄉人競爲遷徙計竣獨留鄉里自如及劉豫僭號起爲郎官聞命不食數日而卒時年七十餘矣

國朝應差遣多結銜在官上內則如樞密使副使三司使外則如轉運使副使提點刑獄皆然官制後悉移在下惟奉使外國者猶如故近歲皆在下矣

吳少宰敏政和間爲中書舍人年方二十八後爲給事中罷宣和末年復召爲給事中內禪之夕驟拜門下侍郎未幾遷知樞密院明年遂拜少宰時三十八數月之間歷三省樞密院頃所未有也

范僕射宗尹爲參知政事時年三十一拜相時三十二卒時三十九然有五子皆已娶婦兼有孫數人論者謂其享年雖不永而人間之事略備

豈物理亦有乘除也歟

劉貢甫舊與王荊公游甚款荊公在從班貢甫以館職居京師每相過必終日其後荊公爲參知政事一日貢甫訪之值其方飯使吏延入書室中見有藁草一幅在硯下取視之則論兵之文也貢甫性強記一過目輒不忘既讀復寘故處獨念吾以庶僚謁執政徑入其便坐非是因復趨出待于廡下荊公飯畢而出始復邀入坐語

久之問貢甫近頗爲文乎貢甫曰近作兵論一篇草創未就荆公問所論大槩如何則以所見槩草爲已意以對荆公不悟其嘗見已之作也默然良久徐取硯下槩草裂之蓋荆公平日論議必欲出人意之表苟有能同之者則以爲流俗之見也

蘇黄門子由南遷既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川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

宅南有叢竹竹中爲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則謀之閽人閽人使待于亭旁如其言後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黃門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復入迨夜竟不復出

范忠宣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已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

日迄不得交一談者

先公守南都時有直祕閣張山者開封人判留司御史臺事年八十餘矣視聽步履飲食悉如少壯或問何術至此曰吾無他術但頃嘗遇異人授一藥服之數十年未嘗一日輟耳其法用香附子薑黃甘草三物同末之沸湯點辰起空心服三四錢名降氣湯以爲人所以多疾病者多由氣不降故下虛而上實此藥能導之使歸下

爾鄉人有効之者或返致虛弱蓋香附子薑黃瀉氣太甚而然不知山何以獨能取効如此意共別有他術特託此藥以罔人及渡江見一武官王昇者亦七十餘矣康強無疾問何所服食則與山正同而後知人之於藥各有所宜不可強也

唐史載姚崇爲相與張說不協他日朝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因得留語又蔣伸爲翰林學

士宣宗雅愛信一日因語合旨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喻未幾以本官同平章事以此言之則唐宰相不得獨對矣本朝宰執曰同進呈公事遇欲有所密啓必先語閤門使奏知進呈罷乃獨留謂之留身此與唐制頗異

趙康靖公槩既休致居鄉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几上一貯黃豆一貯黑豆一空又間投數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親問之曰吾平日與一善

念則投一黃豆與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則黑多於黃中則黃多於黑近者二念俱忘亦不復投矣

仁宗一日語輔臣曰聞富弼在青州以賑濟流民爲名聚衆十餘萬人且爲變如何衆未及對時王文安公堯臣爲參知政事越次進曰陛下何以知之仁宗曰姑言何以處無問所從得也公固請不已仁宗曰有內臣出使回言之公曰富

弼本以忠義聞天下豈應有此但内臣敢誣大臣而罔主聽如是不治則亂之道也仁宗寤立黜官者

功臣號起于唐德宗時朱泚之亂既平凡從行者悉賜號奉天元從定難功臣其後凡有功者咸被賜寖相踵爲故事本朝循此制宰相樞密使初拜賜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初除或未賜遇加恩乃有之刺史以上止加階勳勳高者亦或

賜中書樞密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餘官則推誠保德奉義翊戴掌兵則忠果雄勇宣力外臣則純誠順化每以二字協意或造或因取爲美稱宰臣初加卽六字餘並四字其進加則二字或四字多者有至十餘字又有崇仁佐運守正忠亮保順宣忠亮節之號文武迭用爲中書樞密所賜若罷免或出鎭則改亦有不改者其諸班直禁軍將校賜拱衛供奉之號遇加恩但改

其名不過兩字元豐中神宗既罷却群臣尊號之請大臣將順因請并罷功臣之名詔從之近歲始復以賜大將皆創爲之名非復舊制矣

元豐官制既罷館職獨置祕書監少監丞郎著作郎佐郎校書郎正字謂之祕書省職事官然不兼領他局專以校讎著撰爲職元祐間復置館職又詔輔臣悉舉所知策試於學士院已乃隨官秩資序或授以祕閣集賢校理或領內外職

任不必專在館中校書郎正字凡試中者滿二年乃授校理紹聖初復罷之建炎間張參政守建請復召試館職然既試止除祕書省職事官而校理直院之職迄不復置蓋考之不詳也

元祐執政大抵欲參用祖宗官制既復館職又俾侍從官咸帶職爲之任尚書二年乃除直學士御史中丞至諫議大夫滿一年除待制而以職爲行守試時議者多以爲無益事實而徒爲紊

亂然余觀元豐官制既職事官各有雜壓則既上者不可以復下故自六尚書翰林學士而除中丞六曹侍郎而除給舍諫議非不美而不免爲左遷若使帶職而爲之則無此嫌矣如蘇黃門自翰苑除中丞帶龍圖閣學士鄭閤中穆嘗爲給事中後復以寶文閣待制爲國子祭酒及前執政入爲尚書皆帶殿學士之類既近於爲官擇人之義且於人品秩無傷此則帶職爲便

其餘自依官制可也

在京局務各隨其類有所隸給事中本通進銀臺司之任則進奏院隸焉諫官以言爲職所以通天下之壅塞則登聞鼓院檢院隸焉秘書省著作局掌書日曆則太史局隸焉太常禮樂之司則教坊隸焉

包孝肅公之尹京也初視事吏抱文書以伺者盈庭公徐命闔府門令吏列坐階下枚數之以次

進取所持案牘徧閱之既閱卽遣出數十人後或雜積年舊牘其間詰問辭窮益公素有嚴明之聲吏用此以試且因公公悉峻治之無所貸自是吏莫敢弄以事文書益簡矣天府雖稱浩穰然事之所以繁者亦多吏所爲本朝稱治天府以孝肅爲最者得省事之要故也

元祐初再復制科獨謝悰中格特賜進士出身補大郡職官悰具狀辭免云所有告勅未敢祗受

而以祇爲祇以受爲授士大夫間傳以爲笑諫官劉器之疏論之曰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郎爲嚴挺之所譏而罷今陛下方當右文之代初復制舉豈容有祇授賢良乎悰字公定希深之孫亦有文采祇授蓋筆誤也

熙寧間蘇丞相奉使契丹道過北京時文潞公爲留守燕會款文公因問魏收有邋峭難爲之語人多不知邋峭何謂蘇公曰聞之宋元憲公云

事是本經蓋梁上小柱名取有折勢之義耳蘇公以文人多用近語而未及此乃用是語爲一詩紀席上之事獻文公曰高燕初陪聽拊聲清譚仍許奏揮犀自知伯起難通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舞奏未終花十八酒行先困玉東西荷公德度容狂簡故敢忘懷去町畦

公卿三品以上既薨其家錄行狀上尚書省請謚考功移太常禮院議定博士撰議考功審覆刺

都省集合省官參議具上中書門下宰臣判準始錄奏聞敕付所司即考功錄牒以未葬前賜其家省官有異議者聽具議以聞然故事集議日請謚之家例設酒饌厥費不貲或者憚此因不復請景祐中宋宣獻公判都省建言考行易名用申勸沮而饗其私饋頗非政體請自今官給酒食從之然亦有其家不自請而人爲之請而得謚者若楊侍讀徽之既卒久之其外孫宋

宣獻公爲請而謚文莊宋尚書祁既薨張安道爲請而謚景文張公既薨遺命毋得請而蘇黃門子由援此二例爲言遂謚文定兵興以來請謚之禮幾廢張慤中書卒汪翰林藻爲之請遂謚忠穆然有司自定而已非復集官參議

國朝以來凡謚者多褒其善而已未有貶其惡者惟錢文僖惟演初請謚博士張璪議以爲惟演嘗坐黨附外戚及妄議祔廟爲憲司所糾左降

偏郡位兼將相而貪慕權要因合敏而好學貪以敗官二法謚曰文墨其子曖訴于朝禮官議以爲惟演自左降後能率職自新應追悔前過之法宜謚曰思其後曖等復訴不已竟改文僖陳執中丞相初請謚韓持國黃門時爲博士合寵祿光大不勤成名二法謚之曰榮靈張文定公疏論其非因詔大常再議衆禮官議應不懈于位之法曰恭考功楊南仲請謚曰恭襄何剡

密直請謚爲厲屯田員外郎黃師旦乞謚爲榮

尚書省衆議從恭詔從衆議

凡侍從官以上乞致仕者雖優進官資而不許帶職熙寧中始許仕者仍帶舊職於是王懿敏公素首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歐陽文忠公又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會韓魏公寄詩賀之公和篇曰報國勤勞已蔑聞終身榮遇最無倫老爲南畝一夫去猶是東宮二品臣侍從

籍通清切禁嘯歌行作太平民欲知念舊君恩厚二者難兼始兩人葢謂是也官制行職事官致仕仍許帶職事官著爲令

唐制禮部郎官掌百官牋表故謂之南宮舍人國朝常擇館閣中能文者同判禮部便掌牋表有印曰禮部名表之印王文恭珪初以館職爲之其後就轉知制誥又就遷學士仍領辭不受曰御史中丞歲時率百官上表而反令學士舍人

掌詔誥之臣主爲繕辭定草旣輕重不倫亦事體未便今失之尚近可以改正欲乞撿會舊例以禮部名表印擇館職中有文者付之則名分不爽矣議者是之及官制行遂復唐之舊云

李才元大臨仕仁宗朝爲館職家貧甚僮僕不具多躬執賤役一日自秣馬會例賜御書使者及門適見之嗟嘆而去歸以白上上大驚異他日以語宰相遂命知廣安軍劉原甫爲賦詩美其

事熙寧中爲知制誥坐封還李定除御史詞頭與宋次道蘇子容俱得罪於是名益重云待詔先生窮巷居簞瓢屢空方晏如自探井曰秣羸馬却整衣冠迎賜書王人駐車久歎息天子聞之動顏色飽死會不及倏儒牧民會肯輸筋力詔書朝出蓬萊宮繡衣還鄉由上黨君今已作二千石亦復將爲第五公右原父贈才元詩也

卻掃編卷中　終

却掃編卷下

京城士大夫自宰臣至百執事皆乘馬出入司馬温公居相位以病不能騎乃詔許肩輿至内東門蓋特恩也建炎初駐蹕揚州以通衢皆塹凳霜滑不可以乘馬特詔百官悉用肩輿出入

范文正公自京尹謫守鄱陽作堂於後圃名曰慶朔未幾易守丹陽有詩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如今憶着成離恨秖託春風管

句來予昔官江東嘗至其處龐詩壁間郡人猶有能道當時事者云春風天慶觀道士也其所居之室曰春風軒因以自名公在郡時與之遊詩蓋以寄道士云

汪彥章言頃行淮西一驛舍中壁間有王荊公題字曰郵亭橋梁不脩非政之善飾厨傳以稱過使客又於義有不足如此足矣

歐陽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轉運謫守滁州於琅邪

山間作亭名曰醉翁自爲之記其後王詔守滁請東坡大書此記而刻之流布世間殆家有之亭名遂聞於天下政和中唐少宰恪守滁亦作亭山間名曰同醉自作記且大書之立石亭上意以配前人云

東坡既南竄議者復請悉除其所爲之文詔從之於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禍所在石刻多見毀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爲之

賦坡自書時爲守者獨不忍毀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樓名觀風宣和末年禁稍弛而一時貴游以蓄東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見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適爲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旣得數千本忽語僚屬曰蘇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立碎之人聞石毀墨本之價益增仲先秩滿攜至京師盡鬻之所獲不貲

國朝財賦之入兩稅之外多有因事所增條目甚繁當官者既不能悉其詳吏因得肆爲姦利民用重困仁宗朝或請凡財賦窠名宜隨類併合使當官者易於省察可以絕吏姦論者皆以其言爲然時程文簡公琳爲三司使獨以爲不可曰今隨類併合誠爲簡便然既沒其窠名莫可稽考他日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則病民益甚矣於是衆莫能奪

宗室令時少有俊名一時名士多與之遊元祐間執政薦之簾前欲用以爲館職曰令時非特文學可稱吏能亦自精敏其爲人材實未易得宣仁后曰皇親家惺惺者直是惺惺但不知德行如何不如更少待於是遂止建炎間余避地饒州之德興縣令時時亦在焉自言如此

國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明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

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　咸平中又詔文臣於內外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詔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詳明吏理達於從政等六科大聖七年復詔應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

館閣職事不曾犯贓罪及私罪情理輕者並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乞應前六科仍先進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候到下兩省看詳如詞理優長堪應制科具名聞奏差官考試論六首合格卽御試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雜類者並許本處轉運司逐州長吏奏舉或於本貫投狀乞應州縣體量有行止別無玷犯者卽

納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看詳詞理稍優卽上轉運司審察鄉里名譽於部內選有文學官再看詳實有文行可稱者卽以文卷送禮部委主判官看詳選詞理優長者具名聞奏餘如賢良方正等六科廼寧中悉罷之而令進士廷試罷三題而試策一道建炎間詔復賢良方正一科然未有應詔者

哲宗初眷遇范忠宣公最厚元祐末再相屬宣仁

上僉以舊臣例請退上再三堅留之不可則以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陛辭上面諭曰有所欲言附遞以聞至陳久之時元祐用事之臣投竄江湖皆已踰歲卽上章懇論請悉放還其辭略曰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等或年齒衰殘或素嬰疾病不諳水土氣血向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恐殞先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

和氣恭惟陛下聖心仁厚天縱慈明豈有股肱近臣簪履舊物肯忘軫惻常俾流離但恐一二執政之臣記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謂今日之愆皆其自取啓迪之際不爲詳陳殊不思呂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之人爲怨讐以疑似之言爲謗訕違老氏好還之誡忽孟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鑑豈可尚遵前轍靡恤効尤哉章既上卽束裝計程

既達且有命即大會僚佐中果被謫落職知隨州拜命畢交州事通判主席復就坐終宴而罷明日遂行

王侍郎漁之常言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

東坡初欲爲富韓公神道碑久之未有意思一日晝寢夢偉丈夫稱是寇萊公來訪已共語久之既即下筆首敘景德澶淵之功以及慶曆議和

頃刻而就以示張文潛文潛曰有一字未甚安請試言之益碑之末初曰公之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輕重然一趙濟能搖之竊謂能不若敢也東坡大以爲然卽更定焉

王文安公堯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始隸軍籍王公唱名自內出傳呼甚寵觀者如堵狄公與儕類數人立於道傍或歎曰彼爲狀元而吾等始

爲卒窮達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顧才能如何爾聞者笑之後狄公爲樞密使王公爲副適同時焉

唐諸鎮節度使皆有上佐副使行軍長史司馬之類是也名位率與主帥相亞往往代居其任董晉以故相在宣武陸長源以御史大夫爲之司馬裴晉公以宰相領彰義節度馬摠以刑部侍郎爲之副使其後皆因補其處國朝咸平中張

文定公齊賢以右僕射爲邠寧環慶等州經畧使兼判邠州而奏請戶部員外郎直史館曾致堯爲判官慶曆中西邊用兵始用夏英公以宣徽南院使爲陝西經略招討使而韓魏公范文正公皆以雜學士爲副使又別置判官皆唐之上佐類也其後逐路設經畧安撫使亦置判官一員兵罷皆省熙寧中呂汲公建言今緣邊經略使獨任一人而無僚佐謀議之助雖有副總

管鈐轄之屬皆奉節制備行陣非有折衝決勝之略預於其間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則一路兵民實受其賜不幸不才與焉則是以三軍之衆一聽庸人所爲也請諸路經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選差素有才略職司以上人充參謀一人委經略使奏辟知邊事有謀略知縣以上人充蓋自古設官必置貳立副者所以紓危難而適時用聚聰明而濟不及也如

此則可用之士不以下位而見遺中材之帥又以人謀而獲濟兼得以博觀已試之効以備緩急之用不報建炎三年詔兩浙西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各置安撫大使浙西治鎮江府江東治池州江西治洪州又置參謀參議各一人自是之後諸路往往有之矣

西京一僧院（忘其名）後有竹林甚盛僧開軒對之極瀟洒士大夫多遊集其間一日文潞公亦訪焉

大愛之僧因具牓乞命名公欣然許之攜牓以歸數月無耗僧往請則曰吾爲爾思一佳名未之得也姑少待後半年方送牓還題曰竹軒余觀士大夫立所在亭堂名當理而無疵者極少潞公之語雖質然不可破也

東坡初爲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荊公公讀之沉吟曰此何語邪時客有在傍者遽指摘而詆訾之公不答讀至再三又攜之而起

行且讀忽歎曰此三王世家也可謂奇矣客大
慙
熙寧元豐間有僧化成者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
長兄弟始赴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瀰
日方得前旣語以年月率爾語元長曰此武官
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也
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
可爲侍從又十年爲執政然決不爲眞相晚年

當以使相終既退元長大病不言元度曰觀其推步鹵莽如此何足信哉更俟旬日再往訪之則可驗矣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識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於元長則大謬如此而元度終身無一語之差以此知世所謂命術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

錢龍圖昂性剛介最惡人過稱官秩曰近歲士大

夫例福薄或疑而問之答曰自已有官不自以爲稱而妄取他人官而稱之豈非福薄邪

翟資政公巽喜嘲謔初爲祕書郎同列多見侮誚時俞尚書栗亦同在省中嘗會飲明旦翟自外至抗聲問曰俞栗安在衆愕然俞亦自失翟徐曰吾問昨夕餘瀝欲復飲耳衆始大笑它日或諫止之翟曰同列相嘲戲三館之舊也吾欲修故事耳豈得已哉平日談論喜作文語雖對使

令亦然爲中書舍人時後省有庖者藝頗精翟亟稱之後更懈怠衆以尤翟曰此小人也而公數稱奬之故令如此公自治之翟不得已呼使前責曰汝以刀匕微能數見稱賞而敢疎慢如此使衆人以驕灌夫之罪歸汝文於汝安乎左右皆匿笑而庖竟不解爲何等語也

先公舊有小吏曰柴援自言周室之裔頗能詩嘗有寄遠詩曰別時指我堂前柳柳色青時望子

時今日柳綿吹欲盡尚憑書去說相思又有客舍詩曰隻影寄空館蕭然飢鶴姿秋風北窓來問我歸何時其佳句可喜多此類先公屢欲官之未及而卒世謂詩能窮人此尤其甚者也

歐陽文忠公爲滑州通判有祕書丞孫琳者簽書判官事自言頃被差與崇儀副使郭咨均肥鄉縣稅嘗創爲千步方田法公私皆利簡當易行未幾召入爲諫官會朝廷方議均稅因薦琳咨

使試其法詔從其請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而議者多不言便遂罷後秉政適復有旨置均稅司命官分均陝西河北稅命下兩路騷然民爭斫伐桑棗逃匿又群訴於三司者至數千人公復上疏請罷之且言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也事亦尋寢

呂大尉惠卿元祐間貶建州紹聖初復起語人曰

吾在謫籍九年雖冷水亦不敢飲設有疾病則好事者必謂吾戚戚所致矣

汪彥章言頃有一士人忘其名初以進士登科後爲法官至刑部侍郎嘗有表曰臣本實儒生初非法吏清朝奪其素守白首困於丹書雖以文辭自名者無以過也

舊制召試館職詩賦各一篇治平中東坡被召自言久去場屋不能爲詩賦乃特詔試論二篇神

宗時御史吳申言試館職止於詩賦非經國治民之急請罷詩賦試策三道問經史時務每道問十事以上以通否定高下去留於是詔自今試館職論一首策一道建炎再復試法唯策一道

東坡既謫黃州復以先知徐州日不覺察妖賊事取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謝神宗讀至無官可削撫已知危笑曰畏喫棒邪

張嶰舍人言柳子厚平生爲文章專學國語讀之既精因得掇拾其差失著論以非之此正世俗所謂沒前程者也又言子厚感遇二詩始終用太子事不知其何謂

陜人薛公度言少時猶及見司馬温公自洛中來夏縣上家鄉人皆集父老或請曰願聞資政講書以爲鄉里之訓公欣然爲講孝經庶人章

元祐間蔡太師以待制守永興值上元陰雨連三

日不得出遊十七日雨止欲再張燈兩夕而吏謂長安大府常歲張燈所用膏油至多皆預爲備今盡臨時營之決不能辦蔡固欲之或曰唯備城庫貯油甚多然法不可妄動亟命取用之已而爲轉運使所劾時呂汲公爲相見之曰帥臣妄用油數千斤何足加罪乎寢其奏不下

柳永耆卿以歌詞顯名于仁宗朝官爲屯田員外郎故世號柳屯田其詞雖極工緻然多雜以鄙

語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後歐蘇諸公繼出文格一變至爲歌詞體製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復稱於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劉季高侍郎宣和間嘗飯于相國寺之智海院因談歌詞力詆柳氏旁若無人者有老宦者聞之默然而起徐取紙筆跪於季高之前請曰子以柳詞爲不佳者盍自爲一篇示我乎劉默然無以應而後知稠人廣衆中愼不可有所臧否也

王保和華爲開封尹專尚威猛凡盜一錢皆杖脊配流一日杖於市稠人中有擲書一冊其旁者亟取視之則其臥中物也因大驚捕逐竟不得宣和末河北盜起以選出守大名慘酷彌甚得盜輒殺之然盜愈熾華自以殺人既衆且懲開封之事常懼人圖已所居輒以甲士環繞然每對客必焚香呂本中舍人時從辟爲師屬私語曰此止所謂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者也

往歲吳中多詩僧其名往往見於前輩文集中予渡江之初猶見有規者頗以詩知名其爲人性坦率其徒謂之規方外時年七十餘矣談論蕭散可喜臨終前數日有詩曰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牕殘日已無多葉左丞大愛之

國朝故事敘班以宰相爲首親王次之樞密使又次之乾興中王沂公拜同平章事曹利用以樞

密使兼侍中充景靈宮使而沂公充會靈觀使遂班利用之下中外深以爲失天聖二年王冀公卒沂公遷玉清昭應宮使張文節公知白以平章事兼會靈觀使及告謝皆集門廬候閤門定班次沂公當居首利用默不言而忿形于色閤門久不能決上意不欲特出指揮故但令有司裁定遣內侍監督久之承明殿已坐請班首姓名欲先啓奏沂公乃抗聲曰但言宰臣王曾

以下告謝班次始定熙寧初陳秀公升之拜相時文潞公以司空節度使兼侍中爲樞密使神宗以潞公三朝舊老欲優禮之故特詔班秀公上潞公引曹利用事力辭且言臣忝文臣粗知義理不敢亂朝廷尊卑之序會王荊公亦言非是曰宰相之上豈容有他官霍光功烈權勢雖盛然猶序宰相下上於是從潞公之請宣和間王黼以太傅秉政蔡攸以太保領樞密院皆以

眞三公居位未幾白李二相拜太少宰遂詔二公班攸之下其後黼罷相復詔二相居攸上猶用故事也

舊制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人一任回並召試館職制科第三等人一任回亦然仍並陞通判資序熙寧初詔釐革並令審官院依例與差遣

姚舜明侍郎初爲華亭令民有爲商者與一僕俱行踰期不歸其家訪之則已爲人所殺僕亦逃

去其家意僕之所爲也捕得之執訴于官僕無以自明舜明詰其所以而不能言則械繫之廡下一日晨起聽訟而囚忽大哭舜明心疑之然未暇顧也訟者去呼囚問曰向何爲哭囚曰適見訟者乃殺吾主者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其身猶衣郎之衣今失此人我必濫死矣是以哭耳舜明聞之憫然欲物色之未知其方是夕適與同官宴集飲罷宗室監酒務者數人共登後圃

高亭以慝有妓女不知人在亭上而溲於亭下宗室戲以物擊之則有白衣男子突起草間衆大驚亟命執之至則惶恐稱死罪曰殺商人者我也旦訴事於邑而忽心動因悸不能行而伏於此適見物墜於前疑爲捕以今果見獲我固當死旦送邑中具得所掠物遂寘于法僕於是得釋

蘇京字世美丞相子容之子也嘗爲許州觀察判

官時韓黃門持國知州事甚器愛之薦之于朝其辭曰竊見某人讀書知義理臨事有風力前輩之不妄稱人如此

在外州府宮觀舊惟西京崇福宮南京鴻慶宮舒州靈仙觀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兗州仙源縣景靈宮太極觀皆有提舉管勾官熙寧初始詔杭州洞霄宮永康軍丈人觀亳州明道宮華州雲臺觀建州武夷觀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

建昌軍仙都觀江州太平觀洪州玉隆觀五岳廟太原府興安王廟皆置又增判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員益以優士大夫之老疾不任職者而王荊公亦欲以寘異議之人也

舊制諸路監司屬官曰勾當公事建炎初避今上嫌名易爲幹辦時軍興一切所置官司數倍平時而皆有屬官所置縱橫有題於傳舍者曰北去將軍少南來幹辦多

宰相使相妻封國夫人執政節度使光祿大夫妻封郡夫人然不繫其夫之封爵有夫之爵方爲郡公郡侯而妻爲國夫人者有夫之爵方爲縣伯子男而妻爲郡夫人者又每遇大禮則加封有夫爲小郡小國公而妻爲大郡大國夫人者皆恐非是

翰林學士祖宗時多有別領他官如開封府三司使之類者不復歸院供視草之職故御內必帶

知制誥則掌詔命者也官制後雖不領他職然猶帶知制誥如故遇闕則以侍郎給舍兼直學士院近歲有以尚書兼權翰林學士者而不帶知制誥議者謂不若止稱直學士院

文臣換武諸司使以下則悉有定制正任以上則臨時取旨比舊官多不遷故慶曆間范韓王龐四公皆以雜學士止得觀察使熙寧初王懿敏素以端明殿學士亦換觀察使建炎初孟郡王

忠厚以徽猷閣直學士換承宣使那開府煥以待制換觀察使非舊制也

宰執生日禮物舊多差親屬押賜例有書送物則赴閤門繳書申樞密院取旨出劄子許收乃下牓子謝恩雖子姪亦然王荊公爲相因生日差其子雱因上言父子同財理無饋遺取旨謝恩皆僞作竊恐君臣父子之間爲禮不宜如此請自今應差子孫弟姪押賜並不用此例從之

宣和間童貫以太師領樞密院事爲河北東等路宣撫使有所陳請雖本院亦用申狀靖康間李丞相綱以知樞密院事出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始以謂既以輔臣出使不當復有所屈乃止用關關蓋都省樞密院自相往來文移之稱也其體與劄子大同而小異

樞密院承旨本吏人之名逐房又別置承旨副承旨舊得遞遷至承旨太平興國七年以翰林副

使楊守一爲西上閤門使樞密都承旨加都宇及用士人皆自此其後復止以吏爲之熙寧三年乃復以皇城使端州團練使李綬充副都承旨且詔見樞密使副如閤門使禮益以歷年不用士人接遇及所領職事都無可考驗故也未幾又請鑄印詔止許印在院文字不得別用以樞密承旨司印爲文五年曾樞密孝寬自尚書比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爲起居舍

人充史館修撰兼樞密都承旨用文臣自此始其後多由此往遷同知或簽書院事

劉資政珏靖康間爲太常少卿因撿視禮器庫見有故祭服甚多將建請以爲戰士衲衣有老吏諫曰祭器弊則埋之祭服弊則焚之禮也奈何以爲戰士衣乎劉嘿然無以應

邵博公濟言呂文靖公爲相其夫人馬氏因時節朝宮中慈聖謂曰今歲難得糟淮白夫人家有

之乎對曰有之容妾還家進入既歸索其家所有得二十合列之廡下文靖歸問何所用夫人對以中宮之言文靖命止進一合餘並留之夫人曰臣庶之家自相餉遺猶欲豐腆奈何靳之文靖曰此雖微物而禁中偶乏而吾家乃有如許之多可乎吾非靳也

漢書陳勝傳勝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與守丞戰譙門中晉灼曰譙門義闕顏師古曰譙門謂門

上爲高樓以望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
譙譙亦呼爲巢所謂巢者亦於兵車之上爲
巢以望敵也今流俗本譙字下有城字非也譙
城已下矣劉貢甫以謂譙陳之旁邑此適譙之
門耳猶今京師有宋門鄭門之類也又田橫傳
高祖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師古曰大者謂橫
身小者其徒衆也劉貢甫以謂者則也古人之
語多如此謂橫來大則王小則侯耳方是時從

起蜀漢功臣未盡封安得地封田橫之徒衆乎
蓋劉原甫與原甫之子仲馮皆精於漢書每讀
隨所得釋之後成一編號三劉漢書其正前人
之失皆此類也
金人之始入寇也詔遣路樞密允迪使河東割地
有布衣王亢者與之有舊拉與偕行亢爲人深
目高準多髯事毳裘氊笠獨騎而後時所在村
民多自相保聚見亢以爲虜也執之亢自辨數

莫聽則欲縛送州縣亢不服旁一人曰爾不受縛吾且斷爾之臂亢仰而言曰幸斷我左臂或問何也亢曰右臂妨吾抓癢衆皆笑曰此伶人也乃得釋

范龍圖純粹文正公之幼子也守延安嘗大閱百姓入教場觀者皆禁俄而騎出兩翼圍之命觀者皆列坐五人結一保已而有十許人無保呼使前問故叩頭曰夏國之人也復問曰爾國使

爾來覘我乎曰然因令坐帳前而後閱試技藝
迨暮而畢復呼問之曰吾之兵不亦精乎曰然
曰歸語而主吾在此有以相待欲爲寇者幸早
來飲食而遣之世言文公三子各得其父一體
蓋長子忠宣得其德量中子右丞純禮彝叟得
其文學德孺得其將略也邊人至今畏服焉
憲衙起於唐中葉以後職官志記其所因甚略云
至德以後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爲之謂之

外臺按李光弼傳王承業爲河東節度使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抑侮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然則當天寶時諸道叅佐固已有御史之名不得云至德後矣予嘗考之開元中宇文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按

天下戶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爲覆
田勸農使鈎校帳符得爲勳亡丁甚衆擢兵部
員外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等二十九人爲
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疑此爲憲銜之始
蓋自後凡以他官被委任欲重其事者咸假以
御史之名又因以賞功自方鎮及賓佐幕職下
逮卒伍之長莫不領中丞大夫御史之名名器
之濫莫甚於此本朝初尚因之故至今中丞猶

有端公之稱蓋謂是也元豐官制行悉罷然封拜蕃夷君長至今猶然

湖州銅官廟偶像衣冠甚古其婦人皆如世所藏周昉畫人物蓋唐人之遺蹟也翟公巽尤愛之暇日多至廟中觀焉往往裴徊終日又嘗作大銅香爐施毗陵天寧寺塔下銘其上曰公巽父作爐燎薰覺皇

韓忠憲公平日常語子弟曰進取在於止足寵祿

不可過溢年若至六十可以退身謝事歸守父母墳墓則是忠孝兩全矣及公薨其子康公服既闋將造朝自誓於墓前曰仕宦至六十決當乞歸田里洒掃墳壠期於不墜先訓及熙寧中以觀文殿學士守南陽年五十九矣遽欲謝事又以自來大臣引年往往不即賜可徒奏牘累上旋復視事故先手疏具述遺誡及誓於墓之事於上且曰昔晉王羲之爲會稽太守去郡不

仕亦嘗自誓於父母墓前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召之臣今志願雖與義之頗殊然誓於先臣墓前無異矣東晉固不足以比隆聖時所以保全臣下一節斯亦可尚臣區區之志中外士大夫多有知者即非臣今日輕有去就妄干退閑也然章屢上終不允迄不得如其志及元祐初方致仕時年七十五矣故士大夫以退爲難

官制行後凡大禮猶準唐故事置五使大禮使則

首相爲之禮儀使則禮部尚書爲之儀仗使則兵部尚書爲之鹵簿使則御史中丞爲之橋道頓遞使則京尹爲之惟頓遞司例造酒分餉近臣京師稱頓遞司酒爲最美徽宗朝五使皆用執政次第爲之大觀元年明堂大禮先公以尚書右丞爲橋道頓遞使

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瑣細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亞二府有南北院南院資望

比北院尤優然其職猶多因唐之舊賜群臣新火及諸司使至崇班內侍供奉諸司工匠兵卒名籍及三班以下遷補假故鞫劾春秋及聖節大宴節度迎授恩命上元張燈四時祠祭契丹朝貢內庭學士赴上督其供帳內外進奉名物教坊伶人歲給衣帶郊御殿朝謁聖容賜酺國忌諸司使下別籍分產諸司工匠休假之類武臣多以節度使或兩使留後爲之又或兼樞密

文臣則前二府及侍從之官高久次有勳勞者方得之其居藩府則稱判其重如此元豐官制行罷宣徽使不置時爲之者二人張文定公與王君貺也特命領使如舊其後君貺自請依執政置墳寺詔特依後毋爲例

陳無已嘗以熙寧元豐間事爲編年書既成藏之龐莊敏家無已之毋龐氏也紹聖中龐氏子有懼或爲已累者竊其書焚之世無別本無已終

身以爲恨焉

彩選格起於唐李郃本朝踵之者有趙明遠尹師魯元豐官制行有宋保國皆取一時官制爲之至劉貢父獨因其法取西漢官秩陞黜次第爲之又取本傳所以陞黜之語注其下局終遂可類次其語爲一傳博戲中最爲雅馴初貢父之爲是書也年甫十四五方從其兄原父爲學怪自數日程課稍稽視其所爲則得是書大喜因

爲序冠之而以爲已作貢父晚年復稍增而自題其後今其書盛行於世

司馬温公編修資治通鑑辟劉貢甫范純夫劉道原爲屬兩漢事則屬之貢甫唐事則屬之純夫五代事則屬之道原餘則公自爲之且潤色其大綱書成道原復類上古至周威烈二十二年以前事爲通鑑前紀又將取國朝事爲後紀前紀既成而病自度後紀之不復可成也更前紀

爲外紀

史記載秦始皇及二世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世傳泰山篆字可讀者惟有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皆謂已亡宋丞相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撫得墨本以慶曆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高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其後東平劉斯立嘗登泰山絕頂訪

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礲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撫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措意隱隱若有字痕刮磨振蝕試令撫以紙墨漸若可辨蓋四面起以東北南爲次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面起以東北南爲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

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辭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遂爲全篇如親輶遠黎史作親巡遠方黎民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陛體作禮昆作後則又史家差誤皆當以碑爲正其曰御史大夫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屬之夫夫衛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

斯立名跂丞相莘老之子善爲文章晚榜所居室曰學易堂類其文爲二十卷號學易集行於世

漏澤園之法起於元豐間初予外祖以朝官爲開封府界使者常行部宿陳留佛祠夜且半聞垣外洶洶若有人聲起燭之四望積骸蔽野皆貧無以葬者委骨於此意惻然哀之卽具以所見聞請斥官地數頃以葬之卽日報可神宗仍命

外祖總其事凡得遺骸八萬餘舁三十爲坎皆溝洫什伍爲曹序有表總有圖規其地之一隅以爲佛寺歲輪僧寺之徒一人使掌其籍焉外祖陳氏名向字適中睦州人起白屋以才自見屢使諸路有能名官制初行爲度支員外郎元祐初出爲江西轉運副使徙楚州未幾卒

賈魏公平生歷官多創置景祐元年始置崇政殿說書自都官員外郎首爲之四年置天章閣侍

講與趙希言王崇道首爲之比直龍圖閣預內朝起居班在本官之上遞直侍講于邇英延義二閣在崇政殿庭廡下皇祐元年置觀文殿大學士寵待舊相公自使相首爲之

崇政殿說書本以待庶官之資淺未應爲侍講者故熙寧初呂吉甫太尉曾子宣丞相始改京官即得之至元祐中范純夫翰林司馬公休諫議皆以著作佐郎直兼侍講宣和又置邇英殿說

書命揚中立龍圖以著作郎爲之近歲初召尹彥明議所除官將以爲邇英殿說書而議或以爲祖宗時無有乃改崇政殿云

予所見藏書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萬三千卷而類書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廣記之類皆不在其間雖祕府之盛無以踰之聞之其子彥朝云其先人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別本參較至無差誤乃繕寫之必

以鄂州蒲圻縣紙爲冊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每冊不過三四十葉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專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別寫一本尤精好以綃素背之號鎮庫書非已不得見也鎮庫書不能盡有纔五千餘卷益嘗與宋次道相約傳書互置目錄一本遇所闕則寫寄故能致多如此宣和中御前置局求書時彥朝已卒其子問以鎮庫書獻詔特補承務郎然其副本具在建炎初

問渡江書盡留睢陽第中存亡不可知可惜也

官制初行李邦直爲吏部尚書時寄祿官纔承議郎神宗以其太卑詔特遷朝奉大夫其後無踵其例者

唐庚字子西眉山人善爲文常以爲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

也尤不喜新唐書云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新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爲來生種矣

楊侍讀繪熙寧間知南京有惠政予及見故老有能道當時事者云春秋勸農時必微服屏騎從至田野中民莫知其太守也有獻漿水者欣然爲舉之以是多知民間疾苦之實亦以見前輩

爲政平易如此也

自古人君卽位之次年改元以至終身漢文帝始以卽位之十年爲後元年景帝復以卽位之七年爲中元年又六年爲後元年至武帝初年乃號建元年其後屢易其號以至于今雖立號紀年始於武帝然其源蓋自文帝之後元也

韓魏公喜營造所臨之郡必有改作皆宏壯雄深稱其度量在大名於正寢之後稍西爲堂五楹

尤大其間洞然不爲房室號善養堂蓋其平日宴息之地也

國朝既以節度使爲武官之秩然文臣前二府之久次者間亦得之蓋優禮也其不歷二府而爲節度使者自國初至今凡六人然皆有由陳康肅堯咨始自翰林學士換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特詔位丞郎上其後自安國軍留後拜武信軍節度使張宣徽堯佐自禮部侍郎三司使拜

淮康軍節度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言者交章論之遂罷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加宣徽使判河陽王君貺自熙寧間以侍從久次爲宣徽使會官制作廢宣徽使不置時爲之者獨有君貺與張文定二人特詔領使如故其後君貺判大名府當再任遂拜武安軍節度使蔡太保攸政和末自宣和殿大學士上清寶籙宮使拜淮康軍節度使靖康中張永錫孝純自

延康殿學士知太原府拜檢挍少保兼軍節度使建炎初杜僕射充自端明殿學士東京留守拜宣武軍節度使大抵陳康肅以次遷張宣徽以戚里王君貺以官制改華蔡居安以恩倖張永錫以守禦之勞而杜僕射以居守欲重其任也

國朝不歷眞相而爲相者凡七人錢文僖程文簡夏文莊蔡元度蔡居安攸梁才甫子美而鄧樞

密洵武眞以少保領院而不兼節鉞前所未有也

墅史中能不涉詆譏論述新舊而餚說而曾次朝寧之鉅典法制一代史體之所未尝蒐羅者雖曰小說實多攷實班孟堅諸史叙列於百家之末蓋託名謂也況存中學識吳文摩青苑雜記數節重此類而我之於曾枝襍以他子不免為方技鈔魚而涸豹係吏部案

卻掃編卷下　終

卻掃編自序

予閒居吳興卞山之陽。曰呂家步。地僻且陋。旁無士子之廬。杜門終日。莫與晤言。間思平日聞見可紀者。輒書之。未幾盈編。不忍棄去。則離爲三卷。時方杜門卻掃。因題曰卻掃編。雖不足繼前人之述作。補史氏之闕遺。聊以備遺忘。示兒童焉。睢陽徐度。

跋

紹興吏部侍郎徐仲立父以宰相子自力學間踐世科登法從而不能苟合于時故得以家食之日讀書山中多所論著國紀一書其子嘗上送官今在中祕凡中原之文獻亦既足證矣是編特隨筆所紀然其大者可備太史公之纂譚下至尙笑之餘消皆足傳于世嘗聞習於徐氏之門者言其襟韻蕭散論議英發有晉宋簡遠之趣而考訂根據辨析精敏不竟不止迺若收拾晚輩教以前言往行窮日夜無倦色有以知其天姿之過人也因遂與論世考古者共之時嘉泰壬戌立秋日金華邵康書于桂水郡齋

四庫全書提要

卻掃編三卷宋徐度撰度字敦立穀熟人南渡後官至吏部侍郎書中屢稱先公蓋其父處仁靖康中嘗知政事故家遺俗俱有傳聞故此編所紀皆國家典章前賢逸事深有裨於史學陸游渭南集有是書跋曰此書之作敦立猶少年故大抵無紹興以後事蓋其書成於高宗初年也王明清揮麈後錄載明清訪度於霅川度與考定創置右府與揆路議政分合因革筆於是書又載其論哲宗實錄及論秦檜刊削建炎航海以後日歷起居注時政記諸書二事則度之究心史學可以概見至謂新唐書載事倍於舊書皆取小說因欲史官博採異聞則未免失之泛濫此書上卷載葉夢得所記俚語一條中卷載王鼎嘲譙一條下卷載翟巽詼諧一條爲例不純自穢其書是亦嗜博之一證矣然大致纂述舊聞足資掌故與揮麈諸錄石林燕語可以鼎立而文簡於王事核於葉用似較二家爲勝焉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退齋筆錄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六一六二